

遜克县鄂倫春民族鄉情况

——鄂倫春族調查材料之三——

內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

1959年4月

前 言

內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鄂倫春分組布林、赵复兴、莫金臣三同志自1958年5月19日至7月5日在黑龙江省遜克县鄂倫春民族乡进行了社会历史調查，在此期間遜克县入委莫林春同志曾协助我們进行工作。該民族乡包括新鄂村和新兴村，我們着重調查了新鄂村的情况，也尽量搜集了一些全乡的情况。这份調查报告是以調查材料为主，并引用了一些黑河专署民委档案材料和过去的文献資料編写而成的。在編写报告时只是把材料进行了分类归納，沒有进行分析研究。另外，“生产大躍进和人民公社的建立”一节因为是后增加的，因此和“互助合作經濟”一节中的統計数字不大協調，这点請讀者注意。

內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1 9 5 9 年 4 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概 况

一、地理环境与人口

- (一) 地理环境..... (1)
- (二) 人口..... (1)

二、民族起源与民族移动的傳說

- (一) 关于民族起源的傳說..... (4)
- (二) 关于民族移动的傳說..... (4)

三、民族名称与鄰族关系

- (一) 民族名称..... (4)
- (二) 与邻族关系..... (5)

四、社会沿革

- (一) 解放以前的社会情况..... (6)
- (二) 解放以后的社会情况..... (12)

第二部分 經 济

一、狩獵

- (一) 生产工具..... (18)
- (二) 牲畜..... (21)
- (三) 劳动对象..... (27)
- (四) 劳动者与其生产技术和經驗..... (28)
- (五) “烏立楞”和猎場..... (31)
- (六) 狩猎的組織形式..... (34)
- (七) “塔坦达”和“烏糾魯达”及其在集体狩猎中的作用..... (35)

(八) 分配制度.....	(36)
(九) 男女劳动分工.....	(37)

二、农业

(一) 农业发展的历史.....	(37)
(二) 生产工具.....	(38)
(三) 农作物及其技术.....	(38)
(四) 土地.....	(40)
(五) 雇工.....	(42)
(六) 剥削方式.....	(42)

三、采集

(一) 采集工具和知识.....	(43)
(二) 采集对象和用途.....	(43)
(三) 采集场所和季节.....	(45)
(四) 采集数量和在经济中的比重.....	(45)
(五) 采集分工和组织.....	(45)

四、捕鱼

(一) 捕鱼工具及其制法.....	(46)
(二) 捕鱼季节和方法.....	(46)
(三) 鱼产情况.....	(47)
(四) 捕鱼在经济中的比重.....	(48)
(五) 捕鱼组织和分配.....	(48)

五、手工业

(一) 手工业工具及其制法.....	(49)
(二) 手工业种类和品种.....	(49)
(三) 手工业品的制做技术.....	(50)
(四) 手工业分工和性质.....	(51)
(五) 手工业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52)

六、交易

(一) 交易的沿革.....	(52)
(二) 各个时期商品和比价.....	(55)

七、互助合作經濟

- (一) 互助組和初級社..... (58)
- (二) 高級社..... (63)

八、生产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建立

- (一) 生产大躍進..... (82)
- (二) 人民公社的建立..... (84)

九、物質生活

- (一) 衣..... (86)
- (二) 食..... (87)
- (三) 住..... (88)
- (四) 行..... (90)

第三部分 精神文化

一、文教衛生

- (一) 文化教育..... (91)
- (二) 衛生..... (94)

二、文学艺术

- (一) 民間口头創作..... (95)
- (二) 艺术..... (100)

三、經驗知識

- (一) 方位..... (104)
- (二) 曆法..... (104)
- (三) 度量衡..... (105)
- (四) 自然常識..... (105)
- (五) 医药知識..... (105)

四、宗教信仰

- (一) 万物有灵論的觀念..... (105)
- (二) 信奉的神..... (106)
- (三) 薩滿..... (106)

- (四) “阿嘎欽” (算卦) (107)
- (五) 解放后宗教的变化 (108)

五、婚姻仪式

六、丧葬仪式

七、节庆、礼仪、禁忌

- (一) 节庆 (110)
- (二) 礼仪 (111)
- (三) 禁忌 (111)

第四部分 氏族、家庭、婚姻

一、氏族

- (一) 氏族过去的面貌 (112)
- (二) 氏族組織 (113)
- (三) 原有氏族 (114)
- (四) 氏族的分化 (116)
- (五) 氏族的分布及现状 (119)
- (六) 氏族道德与習慣法 (120)
- (七) 氏族和行政关系 (122)

二、家庭

- (一) 家庭构成与成員地位 (123)
- (二) 家庭的分化 (123)
- (三) 財產繼承 (123)

三、婚姻

- (一) 交錯从表婚 (124)
- (二) 退婚、私奔、再嫁与离婚 (125)
- (三) 贅婿 (126)
- (四) 与其他族通婚 (126)

附：訪問对象名单

有关鄂倫春族圖片

第一部分 概 况

一、地理环境与人口

(一) 地理环境

黑龙江省逊克县鄂倫春民族乡包括新鄂、新兴两个自然村，两村距离約有100公里，中間隔有沾河和庫尔濱河。新兴村的猎民由于不願离开他們世代所習慣的猎場，在开始定居的时候，就建村于逊克县道干乡庫尔濱河东岸約10公里的地方，但在行政上归鄂倫春民族乡领导。乡的领导机关設在新鄂村。

鄂倫春民族乡的中心位于北緯48度和东經128度的交叉点上。乡的范围北接逊河乡，南至疙疸敏河与义气敏森林經營所为邻，西接毛兰河与孙吴县为界，东到烏底河与松树沟乡接壤。面积南北約长25公里，东西約寬45公里，不包括新兴村总面积約有1,100平方公里。

新鄂村距离逊克县城奇克約85公里，新鄂村四周交通除騎馬通行外，目前能行大車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由新鄂村通到逊河，再由此往东北到奇克。另一条由新鄂村通往逊河，再由此向西經过孙吴县通到黑河、嫩江和北安等地。

境内的主要河流有沾河、杜魯河、布达明河、大公河、浦拉河，杜魯河与浦拉河会合沾河流入逊河，布达明及大公河也分別流入逊河。小兴安岭支脉在这里大多縱貫南北方向，因而各河的流向也是从南向北。

山岭里复盖着極为丰富的森林，有紅松、落叶松、沙松、臭松、樟松、黑樺、白樺、柞树、榆树、楊树、柳树等，其中以紅松、落叶松、白樺、柞树占多数。森林边缘或河源地带棲息着各种野兽和野禽。河流小溪有各种魚类。山根及河边生长着有数十种野果和可食用的野菜。

逊克县鄂倫春人过去的游猎范围較广，据說曾游猎到德都、北安、綏稜、庆安、鉄力、伊春、湯原、鶴崗、蘿北、嘉陰及逊克等十一县境的山区內。但主要以沾河、逊河、庫尔濱河、烏底河、毛兰河、阿廷河、阿披河、嘉陰河、烏云河、訥河源、諾敏河、湯旺河等为常年游猎区域。整个游猎范围，西北从逊河河源起，东南到松花江边，北从黑龙江岸起，南到小兴安岭南麓的各河源止。东西約长600公里，南北寬达400公里。

(二) 人 口

鄂倫春民族乡于1956年建立，該乡鄂倫春族共有315人，占黑龙江省鄂族1266人的27%，其他有鄂温克、达斡尔、滿洲、汉、朝鮮等民族，共66人，約占全乡人口的20%。两个自然村的达、滿、汉等族人民，絕大多数娶鄂倫春族妇女而成了亲戚关系，少数則是邻村邻乡交往較久的一些人。朝鮮族农民是在解放后移到这里来的。全乡現有人口見下表：

1958年黑河專區遜克縣鄂倫春民族鄉人口調查表

村別 數目 項目	全鄉	新鄂村	其中：民 族 別						新 興 村	其中：民 族 別					
			鄂 倫 春	鄂 溫 克	達 斡 爾	滿 族	漢 族	朝 鮮		鄂 倫 春	鄂 溫 克	達 斡 爾	滿 族	漢 族	朝 鮮
戶 數	98	67	43	2	5	2	10	5	31	23			1	6	1
人 口	384	256	203	2	19	6	20	6	128	115			1	9	3
男	213	135	105	2	10	3	11	4	78	69			1	6	2
女	171	121	98		9	3	9	2	50	46				3	1
各族人口 比 重			79.3 %	0.78 %	7.42 %	2.35 %	7.8 %	2.35 %		89.84 %			0.78 %	7.03 %	2.35 %

遜克縣鄂倫春民族鄉新鄂村鄂倫春族人口年令分組統計表

年 人 性 令 數 別 組	男	女	合 計	占全人口 的百分比	年令組位
1—5	22	20	42	20.8	1
6—10	14	13	27	12.8	2
11—15	6	7	13	6.1	5
16—20	6	7	13	6.1	5
21—25	8	8	16	7.6	4
26—30	10	6	16	7.6	4
31—35	12	8	20	9.4	3
36—40	4	5	9	4.0	9
41—45	4	7	11	5.0	7
46—50	5	3	8	3.8	10
51—55	7	5	12	5.7	6
56—60	5	5	10	4.7	8
61—65	1	6	7	3.4	11
66—70	3	1	4	1.9	12
71—75	1	0	1	0.4	13
76—80	0	1	1	0.4	13
81—85	1	0	1	0.4	13
總 計	109	102	211	100%	

注：此表是按1957年戶口冊統計的，故与前表数字有出入。

关于逊克县鄂倫春族人口的歷史情况，如从清末光緒6年（1880年）征集的常备兵不下于250名，民国20年（1931年）直屬黑河警备司令部的畢拉尔部队250名这些数字来看，当时人口数要比現在多一倍或更多些。根据俄人希洛克哥罗夫的調查记录，在1915年畢拉尔地方共有260戶86611人。据伪滿日本特务机关松室孝良的調查材料，在1934年畢拉尔路共有800人。按伪滿民政部总务司調查科1934年10月編的“黑河省各县概况”中記載畢拉尔路鄂族为788口人（其中正黄旗头佐320人，二佐171人；正紅旗头佐174人，二佐123人）。又据伪滿治安部参謀司調查科的1938年調查材料，，逊河县正黄旗头佐56戶，烏云县正黄旗二佐和正紅旗头佐41戶，嘉蔭县正紅旗二佐21戶，計118戶，617人（其中不包括湯原县，蘿北县及饒河县的数字）。

上述四項数字，由于調查方法不尽相同，尤其日本統治时期，因人民的不滿，更难以掌握可靠的数字，所以調查和实际情况是会有一些出入的。但从总的趋向看，鄂倫春人是大大減少了，这是不能否認的。

1953年普选时原畢拉尔地方范围（包括逊克、嘉蔭、樺川、伊春、鉄力、庆安、木兰等县）的調查数字为377人。黑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55年調查（包括逊克、嘉蔭两县）数字为382口人。

如只从每个时期人口的絕對数字上不考虑移出移入的因素試算，40年間的減少情况如下表：

項 目 数 目 年 限	1915	1934	1938	1953	1955
	899	800 788	617	377	382
每时期(+)(-)	—	(-)66 (-)78	(-)183 (-)171	(-)240	(+)5
每年遞(+)(-)	—	(-)5.5 (-)6.1	(-)61 (-)57	(-)17.1	(+)2.5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1915年至1934年的18年間，每年平均減少数字僅僅5—6人，但1934到1938的三年間每年平均減少的数字有了突出的增长，如将1938年遺漏的湯原、蘿北及饒河三个县的人数包括在內，每年減少数字不会那么多。

据莫双来老人說，畢拉尔地方在清末民初鄂倫春人很多，能比現在約多三倍，过去僅僅为皇帝打貂皮的就有250人，那时每戶差不多平均都有五口人甚至还要多些。在民国十四、五年这个地方流行起黄病、羊毛丁、伤寒等疾病死过好多人，有的戶大小都死絕了。过去恰克其尔氏族（姓陈）人口不少，多数因病死亡，現在僅剩四、五戶。老年人說，最厉害的傳染病是伪滿康德6年（1939年）日本人把他們集中在浦拉口子时，得

了一次他們称为黄病的傳染病，得病就全身發黃，几天以內就会死去。据說这次浦拉口子的鄂倫春人共死亡六十余人，其中有四十余人是青壯年。有12戶44人在这次傳染病中全家死絕。現在嘉陰县鄂倫春人口少的原因，也是那一年疾病死亡造成的。当时日本人对这样严重的傳染病毫不理采，沒有給任何医药和治疗。这次死入的惨象，現在許多人还都記憶犹新。

二、民族起源与民族移动的傳說

(一) 关于民族起源的傳說

关于鄂倫春族起源的傳說，80岁的莫双来老人說，他年青时在齐齐哈尔的一个庙里看到一本滿文書籍（因書皮烂掉未能識別出書名），書里記載鄂倫春人是从蒙古族里分出来的。書中說：在早有兄弟二人，因經常喝酒吵架，而分了家。分开时各分了一半兵馬，弟弟带着兵馬离开了原来的住地，向滿族国土走去。当时汉族的一个將領正和滿洲皇帝交战，曾捉了滿洲皇帝七次，跑了七次。以后汉族將領把这家的弟弟請去，才把滿洲皇帝打败了，因此被封为无敌王。战争结束后，他不願意在滿族国土上住下去，于是就率領着大队人馬向石勒喀河（指現在的黑龙江）那边的金白山走去。一路上队伍前前后后拉得很长，后面拉下的人坚持着追赶，但因路途遙远，在途中餓死了不少，到石勒喀河边时，只剩下500人。因石勒喀河漲水，无法去彼岸，就被困在河这边了，这时他們已处在草尽粮絕的地步。他們大哭大喊的禱告上帝求救。这件事被上帝知道后，为了不使他們死絕，派来500只狐狸，变成美丽的姑娘，嫁給无家可归的士兵。这些狐狸变的女人嫁給他們后，就教給他們打猎技术。过了一个时期，他們生了很多子女，于是上帝就把这500只狐狸变的女人收回去了。据說鄂倫春、达斡尔和鄂温克人就是这些人的后裔。所以过去不但不打狐狸，而且家家都要当神来供奉它。

(二) 关于民族移动的傳說

鄂倫春人在黑龙江边居住下来后，經過一个时期，滿族薩吉勒太汗与俄国打起仗来，战斗不久，俄国兵敗退了，他乘胜追击俄国逃兵，途中遇上鄂倫春人，双方又打起仗来。据說打了四、五年，結果滿洲軍把一部分鄂倫春人收撫了，其余的往江北逃难。現在居住在苏联的特格（指所謂雅庫特）就是那时逃难过去的。莫双來說，江北的特格在一百多年前才被俄国人收撫的。过去江北的通古斯曾想把这边的鄂倫春人也收撫到他們那里去，因此請求俄国皇帝，俄皇說他們在那边已有了家業要不回来了，以后就再沒有人提起这件事了。据說过去畢拉尔这个地方（指現在的逊克、嘉陰两个县境）只有俄国人和朝鮮人沒有鄂倫春人，鄂倫春人是从黑龙江以北的結雅河两岸地方逐漸移到这边来的。据說鄂倫春人过去沒有姓氏，現在的姓氏是被滿洲的薩吉勒太汗收撫后按鄂倫春人居住的不同地名所起的。据說，在庚子事变中有50多戶鄂倫春人从畢拉尔地方移到俄国境內，移去后再沒有回到江南来，在那里也过着狩猎生活，用猎品和俄国人进行交换。

三、民族名称与鄰族关系

(一) 民族名称

据畢拉尔鄂倫春人的普遍說法，鄂倫春这一称呼不是他們的自称，而是邻近的其他民族給起的。关于鄂倫春这一名称含义，有两种解釋：

①使用馴鹿的人們。

②是“归順的人們”的意思。

第一种說法是，鄂倫春人过去飼养过馴鹿，馴鹿用鄂倫春話叫作：“奧倫”，因而附近的其他民族就称他們为“奧倫千”，意思是“使用馴鹿的人們”。他們不喜欢被其他族称为鄂倫春。

第二种說法是鄂倫春这一名称是清朝官方給起的，意思是說鄂倫春人已“归順”了滿族的清朝，所以把“归順的人們”用滿洲話說成了“奧倫千”，后来变音成为鄂倫春了。

关于民族名称他們普遍自称为“畢拉尔”或“畢拉尔千”。畢拉尔是鄂倫春人对較大河流的同称語，畢拉尔千是沿河的人們的意思。例如对逊克县境內的逊河及沾河，他們叫逊畢拉或沾畢拉，因而当地的汉族居民也随之称为逊畢拉河或沾畢拉河。他們对其他地方居住的鄂倫春人同样也不称为鄂倫春，仍如他們自称一样来称呼他們。如对呼瑪县原庫瑪尔路的鄂倫春人，称他們为庫瑪尔千（即呼瑪尔河流域的人們）；对內蒙鄂倫春自治旗甘奎努圖克（原阿力多布庫尔路）的鄂倫春人称他們为納温千，（即嫩江流域的人們）；对该自治旗扎托敏努圖克（原托河路）的鄂倫春人称他們为根千（即根河流域的人們）。他們对自己本身的单人称呼叫畢拉尔博業，对上述几个地方的人单人称时，叫庫瑪尔博業、納温博業及根博業。“博業”是人的意思。正因为他们向来自称为畢拉尔人，所以在过去一些記載中常看到鄂倫春族以外还有个畢拉尔族，其实畢拉尔地方的人就是鄂倫春族的一部分，并不是另外一个民族。

（二）与鄰族关系

据一些老人說：現在內蒙古自治区額尔古納旗使用馴鹿的鄂温克和黑龙江省的赫哲族，原来和鄂倫春族是一个族源，因为前者距今約 130年前被俄国人收撫而与鄂倫春人分开，俄国人称他們为通古斯。与后者离开約有几百年了。他們称使用馴鹿的鄂温克为特路，特格是边或沿的意思。称赫哲为克真。称索倫族为鄂温克，即下去的意思，但他們不認為和鄂倫春有什么关系。

他們傳說在早鄂倫春人的柯尔特依尔氏族有个毛考代汗，住在黑龙江北的时候，特格人对毛考代汗随从清朝的事很不滿意，所以毛考代汗和特格人常常有过相互打仗的事情，結果毛考代汗前后打死了不少特格人。后来特格人一見到柯尔特依尔氏族的人，为了复仇就杀他們，所以柯尔特依尔氏族的人們不敢和特格人相遇。

鄂温克人（所謂索倫）称他們为畢拉尔千；使用馴鹿的鄂温克称他們为鄂倫春；达斡尔人称他們为畢拉尔千或洪庫儒；滿洲人称他們为棲材；汉族也称他們为棲林、奇林或索利；俄国人称他們为奧倫春。

据老年人說，他們的祖先被清朝征服后，首先接触的是达斡尔族和滿洲族的官方人員，以后才有了供应鄂倫春人生产与生活資料的达斡尔族和滿洲族的安达。19世紀中叶已开始与达斡尔族、滿洲族通婚。

过去在黑龙江北居住的一部分鄂倫春人很早就和俄国人相接触。1900年以后俄国猎人及毛皮商人已开始渡江到这边打猎或和鄂倫春人作交易，鄂倫春人有时也过江和俄商

交換物資。雙方的關係直至十月革命才終斷。現在50歲以上的鄂倫春人多數能操簡單的俄語，久居過江邊的老年人俄語都很流利。

鄂倫春人和漢族的接觸也很早，首先他們和江北四十八屯和江南的漢人建立了密切的來往關係。清末民初和漢族開始通婚。約在百餘年前鄂倫春地方已出現漢族商人，約50年前漢族農民在這裡開始耕地。從民國四年開始在小興安嶺南麓開設了大批私人經營的木營（專事采伐與經營木材），這時鄂倫春人就與木營工人以獵品交換糧食。隨之出現了漢族獵人及毛皮商，不久又有了更多的行商和座商和鄂倫春人互相交易，個別商人兼營種植鴉片與鄂族交換毛皮。這些商人取道黑龍江水路，有的通過龍奇官道（據說是民國三年從現今德都縣龍鎮到奇克鎮的官道）來到鄂倫春地方。民國初期在遜河設了集墾局，逐年有大批漢族農民墾荒耕地。這時期的民族關係除各族奸商的超額剝削引起鄂倫春族懷疑與不滿外，農、獵民之間的關係還很正常，甚至通婚關係也逐年增多。

日本統治後，首先割斷了鄂倫春族與其他族的聯繫，不讓鄂族和漢族同居從事農業，限制鄂倫春族與其他族間通婚。例如在1942年對這裡一個嫁給達斡爾族的鄂倫春婦女，日本人硬強迫其娘家從婆家那裡接回來，無故斷絕了雙方的婚姻關係。日本帝國主義者為壟斷鄂族經濟，也嚴格限制鄂倫春族、漢族間的自由交易。

四、社 會 沿 革

（一）解放以前的社會情況

（1）清朝時期

遜克縣鄂倫春人被清朝統治以前的歷史情況，我們訪問過的老年人都不清楚。但據傳說，沒有被清朝統治以前，在黑龍江北支流結雅河與布列雅河中間的各河川流域飼養着馴鹿，过着游獵生活。清朝當政後，為御防帝俄東侵而充實邊防的需要，在康熙22年（1683年）于黑龍江上游地方擊退俄軍後，隨之即收撫了鄂倫春族。清朝當局鑒于鄂倫春族居于邊防重點地區，而且習于善射好武，利用他們一面狩獵，一面也可完成北邊綏靖任務，翌年就将鄂倫春族直接歸黑龍江將軍屬下的打牲部（布特哈總管衙門統轄），以現在的黑龙江省遜克縣、嘉陰縣、蘿北縣、湯原縣等範圍的地方，設置畢拉爾路兩個佐。

康熙24年（1685年）在雅克薩城的清俄戰役中，包括畢拉爾路壯丁的鄂倫春兵565名初次參加過戰鬥。從此以後，畢拉爾路鄂倫春人與其他路的同族人一樣，每個壯丁都有了給清朝服兵役和納貢貂皮的義務。在他們的記憶里，約在百餘年前（具體時間不詳）畢拉爾路鄂倫春士兵也曾被派到新疆伊犁地方。清朝規定了鄂倫春族的邊防常備軍為500名，其中畢拉爾路約130名。

光緒8年（1882年）以前，每次出兵命令的傳達及征集貢貂事項，均由布哈特總管衙門的達斡爾族官員來執行。當時除西單（預備役）或一般壯丁外，凡是當烏庫新（披甲）的每年都必須向皇帝貢納一張貂皮。貢納的貂皮每年都在車陸（即現今遜克縣車陸鄉人委所在地）交給檢貂官員，他們檢收貂皮時僅僅記上納貂者的姓氏就算了事，然後逐級送給清朝皇帝。設興安城總管衙門後，則由滿洲族官員來掌管兵役和納貂事務。

當時清朝對鄂倫春族的征兵制度非常嚴格，兄弟二人的要一個，三個人的要兩個，

平时期服役三年战时年限不定。在畢拉路設的官員中有協領一名、佐領4名、驍騎校4名、筆貼式一名、領催19名、披甲234名。士兵用的武器（弓箭或槍支）、馬匹及服裝都是服役者自備，所以鄂倫春兵的裝備始終是參差不齊。春秋季节鄂倫春人多穿夏季狍皮即紅杆子皮做的毛朝外的衣服，他們出征过的地方，人們都誤認為鄂倫春兵是長着毛的。官兵的俸給是協領年薪130兩、佐領90兩、驍騎校30兩、領催20兩、披甲12兩，如遇战事披甲每年另加俸給6兩。各級官員的薪餉，每年春秋兩季由副都統發給協領，由協領發給各佐領及驍騎校，再由他們發給領催及披甲，中間層層貪污。例如清末有个叫吳丁格的佐領，他不但經常壓迫鄂族人民，（獵民見他時要從遠處叩頭進去）而且也經常貪污兵餉，發財致富，后来當他和漢族人打官司在獄中病死時，畢拉路人中間連打听消息的人也沒有。當時鄂倫春士兵全由達斡爾族官員來訓練，鄂倫春人沒有當過教官的。清朝將鄂倫春士兵分為兩個兵種，一部分為騎兵，當時稱為摩凌阿鄂倫春，另一部分為步兵，稱為雅發罕鄂倫春。騎兵里边畢拉路及庫瑪爾路人占多數，步兵中阿力多布庫爾路人較多。

按鄂倫春族老人的口述及一些文獻記載，畢拉路大事記歸納如下：

同治元年（1862年）黑龍江將軍富明阿征討吉林叛亂時，從畢拉路征集約100名士兵前往，歷時三個月，在战斗中鄂族士兵虽无牺牲，但归途中患了天花，死了将近一半。

光緒元年（1875年）黑龍江將軍丰紳將鄂倫春边防軍500名改編為槍隊，每年旧歷三月集中於小興嶺旺山一帶練兵約40天，并發給布、銀等償子。

光緒6年（1880年）黑龍江將軍安定將原来的500名鄂倫春边防軍定額增改為1,000名，其中畢拉路兵是定額為250名，并特派協理與布特哈總管共行查閱致力練兵。

光緒8年（1882年）原屬布特哈的五路鄂倫春人隸屬於新設的興安城總管衙門。畢拉路地方的原路、佐編制沒有變化。

光緒10年（1884年）穆克德布任興安城副總管時，由于大兴土木，將鄂倫春官員遷至太平溝，因而大大削弱了興安城總管衙門的領導作用，引起其他一部分鄂倫春族官員的不滿，从而在光緒18年由庫瑪爾路驍騎校烈欽泰發起反對運動，后来撤消了有十余年歷史的興安城衙門，設置了協領制度。

光緒14年（1888年）畢拉路部分鄂倫春人在奇克、車陸、馬浪溝（遜河下游）等地開始定居，他們在奇克蓋房三所、車陸七所、馬浪溝五所。但總管衙門派人指示說：皇帝有令不准鄂倫春人住房子，并在派來官員的監視下將這些房屋全部燒掉。據莫双來老人說，這件事可能是原布特哈總管衙門的官員所鼓動的。

光緒19年（1893年）撤消了興安城衙門，實施了八旗制，隸屬於璦琿副都統，下設畢拉路協領公署於車陸，將原來頭佐二佐改為正黃旗頭佐、二佐和正紅旗頭佐、二佐。協領由滿洲人來當（不掌握兵權），佐領全是鄂倫春族。

光緒22年（1896年）日清戰爭后期，畢拉路出兵200余名，集中於墨爾根城，出發到二站時，戰爭已告結束，這些兵中途而歸。

光緒26年（1900年）庚子變亂時，黑龍江副都統鳳翔集中鄂倫春兵500名於璦琿城迎击帝俄軍隊。這時畢拉路壯丁正在山里打“紅圍（鹿茸）”生產，留在家里的多为青少年，當時出兵命令緊急，該路只出動了60余名士兵，在達斡爾族官員愛新召的率領

下从車陆出發，人員取江道，馬匹由旱路趕向璦琿城，走了三天三夜才抵璦琿，这些士兵还没有来得及吃飯，俄兵已向璦琿城开炮，約經一周的战斗，清朝軍隊撤到大岭一带繼續抵抗約20多天，由于当时兵器的悬殊（俄軍用連珠槍，清朝軍隊多用鉛彈單發槍），各族（达斡尔、鄂温克、鄂倫春等）士兵全逃回家乡，畢拉路士兵牺牲了两名（一名渡江偵察而牺牲）。

光緒30年（1904年）兴东道道台关庆山（滿族）兼任畢拉路协領。

光緒32年（1906年）畢拉路协領公署及佐領办事处設于逊河。同时設有学堂一处，招收鄂族学生20余名，主要學習滿洲文。

宣統3年（1911年）改編黑龙江城副都統制，畢拉路与庫瑪尔路隶属于黑河道道尹公署。

据畢拉路当地的老人們說，从兴安城以后的四个佐領中只有正紅旗二佐的恰克其尔氏族的一家才是世襲佐領。他們傳說建立兴安城后，副都統通知畢拉路新增加的两个佐領去上級衙門領取佐領官銜的頂子，这时任正黃旗二佐的瑪卡依尔氏族出身的佐領，和任正紅旗二佐的恰克其尔氏族出身的佐領本人沒有去，他們两人叫他們各自的贅婿去代領，当他們領取頂子时还有好多达斡尔及鄂温克的官員同时去領頂子，畢拉路的这两人都領到了深兰色的頂子（是世襲頂子），但代替瑪卡依尔氏族的人認為兰色頂子不美观，正在躊躇之际，来了个达斡尔官員用他自己的紅頂子換走了兰頂子。結果得到兰頂子的恰克其尔姓氏的佐領就成为畢拉路地方的世襲佐領，得紅頂子的就不是世襲佐領。所以畢拉路只有一个世襲佐領和三个非世襲佐領。

当时各級官員出缺时由下一級官員来遞补，如佐領的缺（除世襲佐領外）由驍騎校（哈万）一級的官員經過在都統衙門比賽射箭后，才能由获得冠軍者来遞补，驍騎校以下的补缺不經射箭比賽可以遞补，驍騎校的缺由四个領催（保斯庫）中的叫阿拉哈万級的領催来遞补，領催的缺由披甲中提升一名，叫作阿拉保斯庫。

任命权限，佐領和驍騎校由协領提名，由上一級衙門任命，領催由佐領提名协領任命。摆免权同上。各級官員除犯錯誤被撤职外，一般不准无故退職，当到老死为止，死后对其家屬發給五年空餉。

兴安城撤消后，部分鄂倫春人曾开始逐漸在奇克、車陆、庫尔宾河口、烏云等地修盖房屋定居，当时为了維持村落秩序，官方从鄂倫春人中間委任一名“嘎辛达”（是屯长），“嘎辛达”是管屯子里的打架斗毆或傳達一下官方通知和命令等。当这些鄂倫春人扔掉房子进山以后，“嘎辛达”也就沒有了。

（2）民国时期

民国元年（1912年）畢拉路、庫瑪尔路、阿力多布庫尔路三路行政一律隶属于黑龙江省督办指揮，具体事务由該省旗务处領導。关全德（滿族）任畢拉路协領。同年在車陆与烏云開設金矿局，鄂倫春猎民經常为該局勘探人員作入山响导。这时有一鄂倫春人（外名叫吳三爷）在烏云金矿局任副經理（共当三年）。

民国2年（1913年）因逊河协領公署房屋倒塌，由四个佐群众征集資金，在車陆修建办公房屋。

民国4年（1915年）黑龙江省当局在逊河与奇克設立了集垦局，为使鄂倫春族轉向农

業，制定了生計地章程，在車陆附近設定鄂倫春族生計地500塊，建村基地三处共40余塊，貸給四个佐耕牛、种籽及农具，并由官方出資，动員鄂倫春人采伐木材，雇佣汉族农民在奇克与車陆間的沿江一带盖了10間一幢房屋三所，鼓励鄂倫春人从事农耕，他們先后共开垦了約500塊耕地。同年将与协領公署同时迁到車陆的私塾式的学堂改为官办小学（四年制），把原学习滿文改为学习汉文，当时有学生32名，学校所需經費每年由官方發給1,300元，学生的夏季服装及文具書籍也由官方供給，每人每月伙食費为4元，共支10个月。初小畢業后轉送到瑯瑯城高小学习。据孟丁下布談他在該校讀書时期，先后畢業生約20多名。当“九一八”事变后因无經費維持才停办。

同年順宝（滿族）协領就任，他按省方措施劝誘鄂倫春人从事农業，对四个佐轉發六头耕牛和四台洋犁，并貸給每个猎民每月10元当作耕地的支出，發放約一年多，后来不加利息的全部收回（莫双来共貸用了300元未还）。另一方面为了組織鄂倫春人維持地方治安，对每个猎民也曾發过一支金克毛斯槍和100發子彈，后来將發下的約一万發子彈用完后，把槍全部收回去了。順宝任协領期間由生活較富裕的人家借用貸款約2,000多元未有还。

民国5年（1916年）关全德重任协領。

民国8年（1919年）富明祿（滿族）任协領。

民国11年（1922年）小兴安岭一带胡匪猖狂，畢拉尔路协領按省令选拔壮丁51名，編制了一个連的山林游击队，由协領直接指揮，該队的定員及月薪如下：

軍 銜	定 員	月 薪	备 考
連 长	1	80.00	对連长另發办公費 每 月20.00
排 长	2	50.00	
中 士	2	18.00	
下 士	4	16.00	
兵	40	8.00	
合 計	49	172.50元	

上述40名壮丁中的20名每两个月輪換一次，就是半数在队內，半数在家从事狩猎生产。队的单位是班，每个班定員为班长以下六名，四个班为一排，两个排为一連。这个时期士兵的槍、馬及服装由官方發給，但騎官馬时要由士兵年薪里緩扣馬价，騎自己馬則不扣，士兵非作战而消耗的子弹（主要为打猎消耗）要由年薪里折价扣留。退伍时槍与服装全部繳回。

民国19年（1930年）关文样（滿族）任协領。

民国20年（1931年）將畢拉尔山林游击队由协領的指揮改屬于黑河警备司令部直轄，当时四个佐兵員共230名。

民国21年（1932年）黑河警备司令部統轄的山林游击队又改归协領来指揮。

（3）日伪时期

民国20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两年間，日本帝国主义者暫无暇顧及鄂

倫春地方。于 1933 年将畢拉爾路、庫瑪爾路、阿力多布庫爾路的三路行政仍歸屬於黑龍江省民政廳蒙旗科來領導，各路的協領公署雖還沒有撤消，但已形成了有名無實的機構，並將行政經費改成補助費的名義，每年僅僅發放幾個月就停發了。如對畢拉爾路協領每年只發35元，其他官兵的薪餉已全部停發。從而引起鄂倫春群眾的很大不滿和抗拒日本的統治。

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鞏固對鄂倫春人的統治，首先着手拉攏和利誘協領及佐領等為掌握鄂倫春行政權力的上層人物。1934年春季，在黑河及齊齊哈爾特務機關的主持下，召集了庫瑪爾路協領于多三和畢拉爾路協領關文祥以及該兩路的佐領、驍騎校等主要人物18名，于齊齊哈爾召開了鄂倫春族首次佐領會議。會議上貫徹了日本的統治政策。同年11月下旬在黑河特務機關召開了第二次佐領會議，進一步貫徹了日本的統治政策。1935年6月中旬在日本關東軍的主持下，分別在遜河和呼瑪兩個縣公署召開了第三次會議，除了更進一步地作了怀柔工作外，又調查了解了鄂倫春族的實況面貌。經過上述三次會議後，黑河地區的鄂倫春族全部由特務機關來控制，並決定特務機關長委托呼瑪及遜河兩縣日本參事官來直接指導。同時廢除了原有佐領制度，在畢拉爾路設立了純由鄂倫春族組成的兩個山林隊。第一隊包括游獵于沾河上中游、都魯河、毛蘭河、樺皮牆子、浦拉口子、卡拉其口子等地的獵民；第二隊包括游獵于烏底河、庫爾濱河、阿廷河上游、都魯濱河、克稜河、烏雲河等地的獵民。每個隊編制40余人，隊員年齡17歲至45歲中間。各隊隊長一人，每隊分兩個排，設排長一人、排下分兩個班。各隊除每年兩次春三月及秋九月受特務機關的軍事訓練外、平時由縣警務科來指導。1937年——1938年間黑河特務機關派來了正副指導官兩名在浦拉口子蓋起指導官辦公室，專門對鄂倫春人進行軍事訓練，每當訓練時期，將兩隊人馬全部集中到浦拉口子或沾河上游的五道林地方；獵民用僅有的別拉旦克槍（部分獵民的鋼子槍已被日本繳去）露營集訓。1938年日本人發給了獵民13式步槍。從此鄂倫春族直接由特務機關來領導。由于日本採取的民族隔離政策，鄂倫春族從這一時期開始與鄰近的兄弟民族被割斷了歷史上悠久的聯繫，直至1945年解放為止。

這裡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當時在小興安嶺一帶活動的抗日聯軍，時時刻刻在打擊着日本帝國主義者，並且他們也常常接觸游獵于伊春地方密林深處的鄂倫春獵人（這部分人未被編入山林隊），抗聯部隊借這機會對鄂倫春人宣傳愛國愛民族和貫徹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教育，因而一部分鄂倫春獵民或多或少的提高了一些政治覺悟。有的獵民決然的參加了抗日聯軍，有的人經常在林區為抗聯作行軍響導，有的幫助抗聯馱運野戰物資等。畢拉爾路部分鄂倫春人從此就和英勇的抗日聯軍結下了親密的友誼。例如游獵于鉄力及依蘭山区的孟慶海等數名獵民在1935年就參加了抗聯部隊，但不幸于1938年在北安襲擊日本的戰鬥中犧牲了。他的兒子孟吉欣“九三”解放當時參加了八路軍、1948年與敵人作戰中損失了一隻眼睛，轉業後已去新鄂村參加了高級社，發揮着優秀獵手的作用。

又如在伊春林區查拉巴奇地方游獵過的李朱產和莫烏德等獵民，在1935年左右與抗聯建立了聯繫，經常為抗聯作響導。1936年日本人在伊春林區設立了警防所來戒備抗聯的襲擊。同年春季抗聯的夏司令與趙尚志等同志率領着部隊，夜襲這個警防所消滅了六、七個日本人，繳獲了槍支彈藥和大量的生活物質。但為了防備敵人的報復，就動員

附近的鄂倫春猎民和馬匹，將繳获的粮食、油、盐、石油等物資轉運到深山隱藏起来，抗联队伍暂时就驻扎在这里了。不久，住在这里的敗类分子莫生玉及杜宝玉等人为首的七、八戶鄂倫春族向小兴安岭北麓逃走。他們在逃走前，去抗联隱藏物資的地方，不但偷運了不少粮食，而且把剩余的大批物資全給洒上了石油。抗联發現了这种情况，就讓李朱产及莫烏德等五人作响导，按踪追寻破坏者，終于發現这批人在中途搭着帳篷正在大吃二喝的举行着祭神仪式。抗联赶到后不但未有动槍，并給这些人發出信号不准他們开槍，打算以說服教育方式改正他們破坏行为就算了事。但对方作賊心虛，怕抗联逮捕他們就开了槍，抗联队伍也不得不采取自衛手段，結果双方均有一些伤亡。而莫生玉、杜宝玉跑掉了。事后抗联对負伤者进行了治疗，并劝他們回到原住地伊春去。但这批人回来不久仍逃到山北去了，李朱产与莫烏德等五、六戶人家仍住在伊春。到了年末李朱产的哥哥由山北到伊春，一再动员李朱产及其他几戶人家去山北居住，結果这些人就向山北迁移。由于先到山北的莫生玉和杜宝玉将李、莫数家与抗联关系早已报告了日本人，当他們到达山北后，李家父子和莫烏德三人被日本人逮捕到逊河县，不久都处了死刑。

再如莫双来老人的二兒子在1935年也被日本人怀疑为与抗联有关系，将他押进北安集中营，后来抗联打进北安城，解放了集中营的人，这时該人就参加了抗联，后去苏联。1938年該人回到家乡活动，被日本人查悉，在和敌人搏斗中牺牲了。

相反地住在山北的鄂倫春人占絕大多數，从被組織成山林队那天起，一面苦受着軍事訓練，一面被迫去追剿抗日联軍。日本特务机关为了进一步利用鄂倫春人的武勇和熟悉山区的特点，以及控制与割断他們游猎中与抗联的接触，1939年春开始采取集中鄂倫春人的具体措施，不管远近或願意不願意，强制分居各地的猎民，离开其世代利用过的美好的猎場和牧場（如烏云地方），而集中到三个地方居住。一队全被集中到五道林，二队被集中到阿廷河和三間房两个地方（两处相距15华里）。两个日本指导官駐于五道林，每年两季的軍事訓練更加緊張和严格。1945年又增加了几名日本指导官，分駐于三間房，指揮二队的行动。这些指导官按特务机关的命令，經常出动寻剿抗联队伍。例如在1935年3月21日居住于毛兰河源的猎民关斌海等三人襲击过18名抗联队伍，1937年4月19日在日本軍崗村中尉指揮下的逊克、孙吳两县的鄂倫春人莫富拉布等17名，在逊克县二坡河北約五公里的山地，趁黄昏时分进行襲击赵尙志同志率領的抗联部队。同年10月8日佛山鄂倫春人多順等9名，在兴农村东南襲击以宗善濱为首的30余名抗联队伍。10月下旬庫尔濱河猎民圖庫薩等10名，在湯原县湯旺河西山中襲击抗联根据地，激战八小时。11月17日逊河鄂倫春人莫宝山等10名，在浦拉口子南215华里的山地襲击过通北县治安肃正办事所起义警士15名。1938年1月10日佛山县兴农村日本开拓团被抗联徹底消灭，这时以多順为首的4名鄂倫春人側襲过抗日联軍。在歷次战斗中抗日联軍曾受到过一定的损失。日本人为了进一步加强其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政策，每次战斗后都曾嘉奖过打抗联有功的鄂倫春人。

到了日本統治末期，更进一步利用鄂倫春人去做对付苏联的罪恶活动。例如1945年夏季日本人将在黑河訓練过偵察技术的6名鄂倫春人，分成二組，先后从佛山夜渡黑龙江，到苏联境内作偵察軍事施設的活动。第一組3个人約經一周返回原地，第二組渡江后当返回时被紅軍逮捕了两名，一名乘船逃回。